

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34 期¹

《如來藏之研究》

〈自序〉
(pp. i-ii)

釋長慈 (2017/9/15)

一、印順導師探討如來藏的原因與發見

（一）種種因緣而沒能寫出《如來藏學探源》

抗戰期間，我寫了《唯識學探源》²，《性空學探源》³二書。為了探求大乘三系的淵源，還想寫一部《如來藏學探源》，由於抗戰結束了，種種因緣，沒有能寫出。

（二）在經論的探求中發現如來藏說是大乘佛教中的不共法

來臺灣以後，在經論的探求中，才理解到：緣起與空，唯識熏變⁴，在《阿含經》與部派佛教中，發見其淵源，而如來藏（即佛性）說，卻是大乘佛教的不共法，是「別教」⁵。⁶

-
- ¹ 本課程（福嚴推廣教育班《如來藏之研究》課程）之上課講義是以福嚴佛學院及壹同女眾佛學院之《如來藏之研究》課程講義（由開仁法師及圓波法師指導同學編製）為底本而改編。
- ² 1940（民國 29 年）35 歲。至貴陽大覺精舍，撰《唯識學探源》。這是導師第一本的寫作，後於 1944 年出版。
- ³ （1）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中觀今論》pp. i-ii：「三十一、二年，時斷時續的講說《中論》，由演培筆記，整理成《中論講記》的初稿。關於初期——阿含、毘曇——聖典的空觀，曾作廣泛的考察。三十三年秋，為妙欽、續明等說，由妙欽記出。這可以名為《性空學探源》，與我另一作品——《唯識學探源》同一性質。」
- （2）1944（民國 33 年）記出，1950（民國 39 年）出版。
- ⁴ （1）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唯識學探源》〈第二章 原始佛教所含蓄的唯識思想〉pp. 28-47。
- （2）編者：印順法師提到大乘唯識思想可歸為五項：一、由心所造，二、隨心所變，三、即心所現，四、因心所生，五、映心所顯。
- ⁵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（第四冊）p. 304：「化法四教為：藏、通、別、圓，明法義之淺深。藏教為小乘三藏；通教以（共）般若為主；別教為大乘不共，如阿賴耶識及如來藏為依持；圓教則以法華為主。」
- ⁶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pp. 139-140：
《如來藏之研究》中說：「緣起與空，唯識熏變，在阿含經與部派佛教中，發見其淵源；而如來藏（即佛性）說，卻是佛教的大乘不共法，是別教」。這是說：中觀者（Mādhyamika）的緣起性空，瑜伽行者（Yogācāra）的唯識熏變，是淵源於「阿含」及部派佛教的；而如來藏（tathāgata-garbha），我（ātman），是後起的。如依大乘經說，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（prakṛti-viśuddha-citta）同一意義，那自性清淨心就是《阿含經》說的心性本淨，也有古說的依據了。
- 問題已經說過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由於忽然從一個字中，如暗夜的明燈一般，發見、貫通了印度佛教史上的一個大問題。一個字是心（citta）；大問題是佛教界，從般若（prajñā）的觀甚深義而悟入，轉而傾向於「成就三摩地，眾聖由是生」；「十方一切佛，皆從此定生」——重於三摩地（samādhi）的修持。三摩地的意義是「等持」，是一切定的通稱。「修心」就是修定，也是唯心所造，唯識思想的來源。西元三世紀起，修心——修定，成為修行成佛的大問

（三）如來藏說思想的引發與開展

在如來藏說的開展中，與《阿含經》說的「心清淨，為客塵所染」⁷相結合，而如來藏的原始說，是真我。眾生身心相續中的如來藏我⁸，是「法身遍在」，「涅槃常住」⁹的信仰，通過法法平等、法法涉入¹⁰的初期大乘經說而引發出來；¹¹在初期大乘的開展中，從多方面露出這一思想的端倪。

（四）如來藏之思想是後期大乘（約興起於三世紀而與印度梵文學復興時代相當）

龍樹的大乘論中，還沒有明確的說到如來藏與佛性，所以這是後期大乘。¹²西元三世紀以下，正是印度梵文學復興的時代，印度大乘佛教，也就適應此一思潮，而說「如來之藏」¹³，明確的說：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¹⁴

題，越來越重要了！因此，我又扼要的把他敘述出來。

⁷（1）《增支部》（一集）（南傳 17·15）：

比丘眾！此心極光淨，而客塵煩惱雜染；凡夫異生不如實解，我說無聞異生無修心故。
比丘眾！此心極光淨，而客塵煩惱解脫；有聞聖弟子能如實解，我說有聞聖弟子有修心故。

（2）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pp. 148–149：「心極光淨，為煩惱所染；心極光淨，而離染解脫。無聞凡夫為什麼不能如實知解？因為他沒有修心。多聞聖弟子能夠如實知解，就因為他修心——修定。修習禪定，次第進修到遠離五蓋，心淨安住，就知道「心極光淨，為客塵染」了。隨煩惱（upakkilesa, upakleśa）是染污的，對心來說，是「客」，只是外鑠的。煉金、磨鏡、洗衣等多種譬喻，都可以解說為：金等本來是淨的，洗煉去塵污，就回復金、鏡等的清淨。所以，心的本性是清淨，染污是客體，是從這種世俗譬喻的推論，從「修心」——「修定」的定境中來。「定」是通於世間的，外道也能修得，所以外道也有超常的宗教經驗。定心清淨，是般若（prajñā）所依止，而不是般若——慧的證知，這是對於這一思想必要的認知！」

（3）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p. 67–88。

（4）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 67：「如來藏(tathāgata-garbha)說，起初沒有與心性本淨(citta-prakṛti-viśuddhi)相關聯，然在如來藏說流傳中，眾生身中有清淨如來藏，與『心性本淨，客塵所染』說，有相似的意義，所以「心性本淨」，也就成為如來藏學的重要內容。」

⁸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〈第五章如來藏說之初期聖典〉與〈第六章如來藏學之主流〉。

⁹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〈第二章如來藏思想探源〉。

¹⁰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〈第四章如來藏說之孕育與完成〉。

¹¹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p. 19–28。

¹²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（第四冊）p. 305：「龍樹引經，無如來藏佛性之說。其後，如來藏說，一切眾生本具不思議佛法（不空）；瑜伽學別說阿賴耶識為依持，罕言相即。」

¹³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 a4：「西元三世紀起，印度梵文學復興，印度教也漸漸興起。在『大乘佛法』的方便道，及如來果德的傾向，適應外在情勢，發展為『秘密大乘佛法』，多與神（天）教相通。」

¹⁴（1）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7〈如來性品 4〉：

佛言：「善男子！我者即是如來藏義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。如是我義，從本已來，常為無量煩惱所覆，是故眾生不能得見。善男子！如貧女人舍內，多有真金之藏，家人大小無有知者。時有異人，善知方便，語貧女人：『我今雇汝，汝可為我芸除草穢。』女即答言：『我不能也，汝若能示我子金藏，然後乃當速為汝作。』是人復言：『我知方便，能示汝子。』女人答言：『我家大小尚自不知，況汝能知？』是人復言：『我今審能。』女人答言：『我亦欲見，并可示我。』是人即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。女人見已，心生歡喜，

二、印度佛教對於如來藏之見解

(一) 眾生有我是印度神教思想之主流

一切眾生有如來藏我，在中國佛教界，從來不曾感到意外，只是信受讚歎，但印度佛教界可不同了！常住不變的，妙樂的「我」，是眾生的生命自體；轉迷妄而達「梵我一如」，得真解脫（p. a2），是印度神教思想的主流。

(二) 說一切眾生中有如來藏我是不平常的（與無我說相違）

釋尊為人類說法，從眾生的蘊界處中，觀一切為緣所生法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無我所；依空無我得解脫，顯出了不共世間，超越世間的佛法。從部派到初期大乘佛教，說明上有無邊的方便不同，而依空無我得解脫，還是被公認的。現在說，一切眾生的蘊界處中，有常住、清淨的如來藏我，這是極不平常的教說！

(三) 性空、唯識系之教學依真如空性、緣起解說如來藏

印度佛教有著悠久的傳統，沒有忘卻釋尊教法的大乘者，對於如來藏我，起來給以合理的解說：「如來藏是約真如空性說¹⁵的，或約緣起空說¹⁶的。」¹⁷這樣，如來藏出纏的佛¹⁸，可以名為「大我」¹⁹（或約八自在說²⁰），而眾生位上的如來藏，被解說為「無我

生奇特想，宗仰是人。善男子！眾生佛性亦復如是，一切眾生不能得見，如彼寶藏貧人不知。善男子！我今普示，一切眾生所有佛性，為諸煩惱之所覆蔽，如彼貧人有真金藏，不能得見。如來今日普示眾生諸覺寶藏，所謂佛性，而諸眾生見是事已，心生歡喜，歸仰如來。善方便者即是如來，貧女人者即是一切無量眾生，真金藏者即佛性也。」（大正 12，407b9-28）

（2）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p. 41-59。

¹⁵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 193：「唯識學的本義，是以真如空性解說『如來藏我』的……」

¹⁶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p. 256-257：

「第二部分」是〈師子吼菩薩品〉，共六卷，以佛性（及涅槃）為主題，而予以充分的論究。上面五品所說的：「若見佛性，則不見一切法性」；說常樂我淨，而不說「不空」；泛說生死、涅槃一切法性空，是深受《般若經》影響的。《師子吼菩薩品》，又回到了〈初分〉空與不空的立場，但是依十二因緣——十二（支）緣起（dvādaśāṅga-pratītya-samutpāda），中道（madhyamārga），第一義空——勝義空（paramārtha-sūnyatā），而展開佛性的論究，無疑的受到了龍樹（Nāgārjuna）《中論》的影響。

¹⁷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〈第七章瑜伽學派之如來藏說〉與〈第八章如來藏佛性之抉擇〉。

¹⁸ （1）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 227：「轉依清淨成菩提，自體只是離垢真如（如來藏出纏）。」

（2）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勝鬘經講記》pp. 233-234：

此淨智，於生死法的無常等，雖有所了知，但「於」如來「一切智」所知的如來藏「境界」；「及」因如來藏出纏而成就的「如來法身」，還是「本所不見」，本所不得的。

¹⁹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 695：

真如是佛的我自性——最清淨自性，所以佛稱為大我。在眾生位，就是「眾生界」、「如來藏」；在菩薩位，是「菩薩界」、「菩薩實有空體」。

²⁰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3〈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 10〉：「云何復名為大涅槃？有大我故，名大涅槃。涅槃無我，大自在故，名為大我。云何名為大自在耶？有八自在，則名為我。何等為八？

一者、能示一身以為多身，身數大小猶如微塵，充滿十方無量世界。如來之身實非微塵，以

如來之藏」²¹了。一切眾生有（與如來藏同義）佛性，被解說為「當有」了。

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如來藏說（不過，眾生的如來藏我，秘密大乘佛教中，發展為「本初佛」²²，與印度的梵我一如，可說達到了一致的地步）。²³

三、結說

我在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的寫作過程中，附帶集錄些有關如來藏佛性說的資料。拿來整理一下，再補充些後期大乘經論的抉擇，題為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作為從前想寫而沒有寫的《如來藏學探源》，補足了從前的一番心願！

自在故現微塵身，如是自在則為大我。

二者、示一塵身滿於三千大千世界，如來之身實不滿於三千大千世界。何以故？以無礙故，直以自在故，滿於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是自在，名為大我。

三者、能以滿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輕舉飛空，過於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而無障礙。如來之身，實無輕重，以自在故能為輕重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

四者、以自在故而得自在。云何自在？如來一心安住不動，所可示化無量形類，各令有心。如來有時或造一事，而令眾生各各成辦。如來之身常住一土，而令他土一切悉見。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

五者、根自在故。云何名為根自在耶？如來一根，亦能見色、聞聲、嗅香、別味、覺觸、知法。如來六根，亦不見色、聞聲、嗅香、別味、覺觸、知法。以自在故，令根自在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

六者、以自在故得一切法，如來之心亦無得想。何以故？無所得故。若是有者可名為得，實無所有云何名得？若使如來計有得想，是則諸佛不得涅槃，以無得故名得涅槃，以自在故得一切法，得諸法故名為大我。

七者、說自在故。如來演說一偈之義，經無量劫，義亦不盡，所謂若戒、若定、若施、若慧，如來爾時都不生念，我說彼聽；亦復不生一偈之想，世間之人以四句為偈，隨世俗故說名為偈；一切法性亦無有說，以自在故如來演說，以演說故名為大我。

八者、如來遍滿一切諸處，猶如虛空。虛空之性不可得見，如來亦爾實不可見，以自在故令一切見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，如是大我名大涅槃，以是義故名大涅槃。」（大正 12, 502c15-503a22）

²¹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 2 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（大正 16, 489b3-20）：

佛告大慧：「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大慧！有時說空、無相、無願、如、實際、法性、法身、涅槃、離自性、不生不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，如是等句，說如來藏已。如來·應供·等正覺，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，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門。大慧！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，不應作我見計著。譬如陶家，於一泥聚，以人工水木輪繩方便，作種種器。如來亦復如是，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相，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，或說如來藏，或說無我。以是因緣故，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是名說如來藏。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，令離不實我見妄想，入三解脫門境界，怖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如來·應供·等正覺作如是說如來之藏。若不如此，則同外道所說之我。是故，大慧！為離外道見故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。」

²² 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 409：

「秘密大乘」立本初佛（ādibuddha），依文義說，是本來佛，根本佛，最初佛。這一名詞，應該是從如來藏我，在眾生身心相續中，具足如來那樣的智慧，如來那樣的色相端嚴[而來的]。[從]眾生本有如來藏，常住不變，也就本來是佛，是最初的根本佛，而有「本初佛」一詞。

²³ （1）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pp. 139-220。

（2）秘密大乘：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p. 195。

（3）佛德本有：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（第三冊）p. 208。